

一部《尚书》使她位列九州，一曲《大风歌》使她响彻四方，黄河改道使她历经沧桑，两条铁路（津浦和陇海铁路）又使她踏上康庄。她，就是徐州。

千百年来，勤劳朴实的乡里乡亲，跃马沙场的英雄豪杰，在这里演绎着平凡和精彩的故事，将瞬间变成永恒。宋代黄庭坚写道，“戏马台南追两谢，驰射，风流犹拍古人肩”。是的，在徐州，这种风流无处不涌动着、激荡着。

观风土： 海、岱及淮惟徐州

徐州是阔大的，也是悠久的。相传大禹治水后，铸九鼎，分列九州。据《尚书·禹贡》记载，“海、岱及淮惟徐州”“浮于淮、泗，达于河”。当时的徐州地跨东海、泰山及淮河之间，通江达海，地位显赫。

西汉武帝时设十三州部，东汉划十三州，徐州均列其中。此后历代行政区划不断变迁，但徐州一直是上郡大都，战略位置十分重要。今天的徐州东襟黄海、西接中原、南屏江淮、北扼齐鲁，宛如全国大棋局中的棋眼。

作为江苏省境内最早出现的城邑，徐州有超过 6000 年的文明史和 2600 年的建城史。上古时期，先民们就在这里繁衍生息，大墩子、花厅等遗址绽放着新石器文化的光彩。帝尧时建大彭民国，因此徐州才有了彭城的别称。古徐国历经夏、商、周三代，享国 1600 余年。徐州春秋入宋、战国归楚，秦末楚汉相争，西楚霸王项羽定都于此。

徐州人刘邦从此走出，建立了彪炳史册的大汉王朝。从此汉族、汉字、汉服等成为中华民族的标志，奠定了中华文明的根基，也为徐州赢得了“两汉文化看徐州”的美誉。

传承历史的荣光，赓续精神的血脉，现当代徐州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进程中留下了浓墨重彩。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 7 次到过徐州。党的十九大后，习近平总书记首次地方视察就来到徐州，还花了 30 元钱为特色中药香包“捧捧场”。汉文化的发祥地、全国重要的综合性交通枢纽、淮海经济区中心城市、发展中的成长型城市，今日的徐州意气风发，在新时代奋力逐梦前行。



□ 周铁根

感风骨： 为有牺牲多壮志

徐州是一座英雄的城市，在血与火的考验中，始终铁骨铮铮，本色不改。凤凰山东麓，淮海战役烈士纪念碑巍然耸立，31006 名烈士长眠于此。2017 年 12 月 13 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向烈士敬献花篮，强调：我们缅怀革命先烈，为的是继承他们的遗志，发扬他们的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他们用生命和鲜血开辟的道路上不懈奋斗、永远奋斗。

作为形胜之地和军事要冲，历史上发生在徐州的较大规模战争多达 400 余起。从春秋争霸、楚汉逐鹿，到三国鏖战、隋唐藩争，到两宋抗金、明清争伐，再到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神话的徐州会战，再到“歼敌主力于长江以北”的淮海决战，金戈铁马，旌旗猎猎，声犹在耳。

一位徐州本土作家说，“徐州几千年历史掠过阵阵雄性的风。徐州的雄性是胎生的，雄性的徐州是遗传的”。高唱着“大风起兮云飞扬”的刘邦，“气吞万里如虎”的刘裕，牺牲时年仅 8 岁的革命烈士“小萝卜头”宋振中，扑向炸药包保护民兵的战士王杰……在这里，英雄从没有缺席或迟到。战争频仍、黄河泛滥，把徐州的繁密脚印深深潜藏，形成国内罕见的叠城奇观。位于市中心的地下城遗址博物馆，记录了春秋、两汉、唐、明、清等历代城市遗址。人们逃了又

来了，重新垦殖，重新营建，重新唤醒城市记忆，重新召来街市繁荣。就像我们整个民族，不服输的徐州就是这样倔强。

如今，雄心壮志已化成了种子扎根于彭城大地。背土上山、持铲凿坑，在石头缝里种出森林城市；抡起锤头“破三铁”，在国企改革中浴火重生；下水道四班五十年如一日爬行在地下，宁愿一人脏、换来万家净；拥军妈妈、拥军夫妻、拥军兄妹，成就了全国首个双拥模范城市和率先“九连冠”。

传风韵： 有情有义自芬芳

徐州地处南北文化交汇地带，楚韵汉风兼容并蓄，骨子里流淌着崇文尚武、重情重义的文化基因。

历史上的徐州人文荟萃，名家辈出。文献学家刘向和刘歆、道教祖师张道陵、编撰《世说新语》的刘义庆，史学理论家刘知几、一代词帝李煜、北宋著名诗人陈师道、军旅音乐家马可、国画大家李可染等，群星灿烂，璀璨夺目。来自外乡的贤士良臣，李白、韩愈、李商隐、范仲淹、苏轼、黄庭坚、秦观、文天祥、萨都刺、龚自珍等，或仕宦或游历，都为徐州的城市文脉注入了汨汨清泉。

季子挂剑、陵母伏剑、三让徐州等重情重义的历史典故，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而且历代传承、绵延至今。

2003 年暴发“非典”，丰县打工工人张先俊从京返乡，怕连累家人和邻居，隔着 30 多米跪别父母后离开。

睢宁县杜长胜老人在儿子、儿媳车祸去世后，东挪西借、省吃俭用，花了 5 年时间替儿子还清了债务。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徐州交警司元羽连续奋战 16 天后牺牲在抗疫一线，用生命守护了一座城。

在珠山脚下“好人园”内，这样的好人和道德模范还有很多很多。

文化如水，润物无声。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国家卫生城市、全国文明城市等名片熠熠发光，穿上汉服迎新年、办婚礼、照毕业照，汉文化旅游节宾客云集，汉文化论坛坐而论道，大风歌城呼之欲出……汉风舞动徐州，神韵传扬世界。

览风景： 一城青山半城湖

徐州集南方城市的秀美与北方城市的壮美于一身，充满张力而又那么和谐，常常让人感觉不到这是一座北方城市。徐州市山水相依，城内外有 72 座山峰，大小湖泊星罗棋布，古黄河宛如玉带穿城而过，山的沉稳和水的灵动浑然天成。

古徐州形胜。登上云龙山放鹤亭，“春夏之交，草木际天；秋冬雪月，千里一色；风雨晦明之间，俯仰百变”的彭城美景尽收眼底。多少风流才子、迁客骚人来到这里，都会由衷赞叹、畅意抒怀。“一色杏花三十

里，新郎君去马如飞”“回首云山青矗矗，黄流依旧绕彭城”“万里相随何处，看尽吴波越嶂，更向古徐州”……诗情画意，令人神往。

新中国成立后，徐州作为老工业基地和资源型城市，过度开采和不合理的能源结构及产业布局，一度使徐州的靓丽容颜失去了光彩，“进了徐州府，先喝二两土”成了徐州城的写照。

痛定思痛，壮士断腕，坚定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进军荒山”、显山露水、还绿于民、修复生态、治理大气、整治村庄，众志成城齐攻坚，不信蓝天唤不回。云龙湖建成了 5A 级旅游景区，采煤塌陷区成了国家级湿地公园，采石场变成了宕口公园，田园美景遍布乡村。

如今走进这座城市，山环城、城依山，山下是湖、湖上是城，山水间的城市巷陌，绿廊似锦。森林覆盖率全省第一，出门 500 米就能进入公园，国家森林公园、首批国家生态园林城市、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联合国人居奖等城市荣誉如约而至、纷至沓来。一城青山半城湖，就在身边。

展风采： 装点关山今更好

公元 1077 年，苏东坡从密州调任徐州。甫一上任，黄河于澶州决口，滚滚洪流很快直逼徐州城下。苏东坡坚定地说，“吾在是，水决不能败城”，在城墙上搭建茅屋作为临时指挥部，与全城百姓日夜赶工，40 多天没

有回家，终于赶在洪水破城之际修好了防水堤，徐州城安然无恙。

徐州古黄河畔，矗立着苏东坡为纪念抗洪胜利而建的黄楼，静静地守候着这座城市的华丽转身和精彩蝶变。

黄楼承载的迎难而上的斗争精神、忠于职守的担当精神、黎元为先的民本精神，徐州人始终没有忘记，念念在兹。薄暮时分，登上黄楼，万家灯火，车水马龙，“异时对，黄楼夜景，为余浩叹”的感慨变成了欣慰。

从五省通衢到“一带一路”节点城市，从铁路十字交会到米字形高铁枢纽，从老工业基地到淮海经济区中心城市，从兵家四战之地到商贸云集的必争之地，新时代徐州的步伐自信而从容。

古彭大地上，产业转型凤凰涅槃，六大战略性新兴产业茁壮成长为，徐工重器亮剑全球，中欧班列趟趟满载，老工业基地的包袱被甩在了身后。

古彭大地上，创新创业浪潮涌动，中关村科技园设到了徐州，院士团队入驻了企业，科技英才聚首徐州谈创业体会，创新活力汹涌澎湃。

古彭大地上，城乡面貌日新月异，苏宁大厦挑起淮海第一高度，地铁出行成为第一选择，棚户区成了挂在墙上的老照片，偏远的农村用上了冲水马桶。

古彭大地上，百姓生活质感可触，馬拉松发令枪声清脆悦耳，广场舞大妈笑容可掬，音乐厅、艺术馆、云龙书院成为网红打卡地，云龙湖畔南腔北调……

韩国籍教师金炳俊，在中国矿业大学毕业后进入徐州工程学院任教，创办了“徐州故事”网站宣传推介徐州。他说，“刚来徐州就感到很亲近，现在更满意自己的决定”。

“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声犹在耳畔。从历史远处走来的徐州，创造了辉煌；走向光明未来的徐州，更加需要今天的你、我、他，用奋斗挥洒时代风流，书写华彩篇章。

携手向前进，一路霞光！
（作者系江苏省徐州市委书记）



寻觅校园里的漕运文化遗迹

□ 费维军



“弘佑天民”牌楼两侧的古柳树

大运河运抵通州，然后换船，一路沿通惠河向西抵达东便门外的大通桥，然后向北沿护城河可达朝阳门和东直门，这也是多数粮仓设置在东便门、朝阳门和东直门附近的原因。另一路由通州沿温榆河向西北到清河入本裕仓，然后再沿清河向西至安河入丰益仓。乾隆时期，曾经由于河道淤塞，水运改成了陆运，因此还曾进行过整治和疏通，疏通后水陆并用。乾隆皇帝为此写过一首名为《安河丰益仓》的诗，其前四句为：“安河通清河，昔留运粮迹。因之建有仓，其名曰丰益。”

从乾隆为大有庄命名的传说上看，他应该是亲自到过大有庄考察过丰益仓才写的这首诗，可以说校园这片土地也曾经留下过乾隆皇帝的脚印。按照“安河桥南有丰益仓”的记载，安河桥在丰益仓的北面，应在中央党校校园内，如今的安河桥在校园外西面，应是随着时代变迁河道演变或城市建设需要位置调整所致。

清朝时期的《三山五园盛景图》和《三山五园外三营地理全图》

2020 年秋，我有机会来到了中央党校进修学习，正赶上疫情防控期间，学校实行全封闭管理，所以经常漫步校园，欣赏校园金秋的美景。我在校园第一食堂南侧的 15 号、17 号、19 号宿舍楼之间看到了两棵古槐树，其中在 15 号和 17 号楼之间的古槐树下还有一个“丰益仓”的石碑，其碑词曰：

据《日下旧闻考·郊坰》中记载：安河桥南有丰益仓。“丰益仓又名安河仓”，系清代贮运漕粮的官仓之一，建造于清雍正七年（公元一七二六年）。总占地面积近 100 亩，建有仓房十余座，仓门三楹，大门向东，为大夫歇山顶。全盛时期一年四季，每天昼夜不断经运河和小清河等水路进出，支放粮食，延续使用至清末才随着漕运制度的变化而破败消失。经考证，此处为“丰益仓”旧址，这两棵古槐为“丰益仓”仅存的旧物。

我是水运科技工作者，对大运河及漕运历史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我知道中央党校西侧的青龙桥曾经是元代郭守敬打造通惠河引白浮泉等水源入昆明湖的重要控制节点，中央党校附近的玉泉山、昆明湖都有大运河遗产点，也知道清朝京师有十三仓，但未曾想到“丰益仓”就在中央党校的校园中。

《钦定大清会典》记载的京师十三仓，包括朝阳门内的禄米仓、南新仓、旧太仓、富新仓和兴平仓，朝阳门外的太平仓和万安仓，东直门内的海运仓和北新仓，东便门外的裕丰仓和储济仓，城北清河桥的本裕仓和安河桥的丰益仓。其中记载“丰益仓三十廩，在德胜门外安河桥（雍正七年建）”。

清朝时期在“三山五园”设置了护卫营，又称外三营。清河桥的本裕仓和安河桥的丰益仓主要是为满足外三营的军粮而设置的。当时的漕粮沿

清朝时期安河的河道走向，安河桥大体应该是南北走向的桥，而丰益仓就在安河桥之上。

俗语说：“五九六九沿河看柳”，沿河置柳是我国多数河流及运河整治的重要特征。校园内的古柳树很多，大多集中在掠燕湖周围，方舟湖沿线一带也有部分古柳树（虽然校园建设时有些古树是移植的，但应不乏是在原有位置上的）。其中最古老的两棵古柳树就在第一食堂北侧湖对面“弘佑天民”牌楼的两侧。

综上所述，清朝的丰益仓在今中央党校礼堂中轴线以西的 1、3、5、7、15、17、19 号楼一带，而第一食堂北面的掠燕湖则是安河的旧河道，也是旧安河桥的大体位置所在。丰益仓又称安河仓，是清朝重要的皇家粮仓之一，曾发挥了重要的漕运功能，又饱经了外国列强抢夺的创伤，一直使用到清朝末年。中央党校所在地曾是重要的漕运河道和皇家粮仓，也应有配套的漕运码头和相关设施，尚值得进一步考证。

中央党校的校园不仅景色怡人，而且蕴藏着丰富的漕运历史文化。徜徉在美丽的掠燕湖畔，浮现出当年安河桥下帆船穿梭和码头繁忙的景象，浮现出丰益仓古代的辉煌和近代的沧桑变迁。琢磨着牌楼上“弘佑天民”的内涵，联想到中央党校的历史和新中国发展的光辉历程，更加体会到了中国文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

（作者系交通运输部水运科学研究院院长）

